

# 儿时的弄堂

张目著  
青天漫画



学林出版社

# 儿时的弄堂

张目著  
青天漫画  
学林出版社

## 儿时的弄堂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张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特约策划 | 蒋东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曹 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青 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漫画插图 | 青 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学林出版社出版<br>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<br>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|
| 经 销  |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 格  | 4.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15,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ISBN7-80616-269-0/1·94                 |
| 国际书号 | 9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、阿赖耶识发芽了 .....      | 1  |
| 2、奈德的爸爸和妈妈 .....     | 3  |
| 3、翠竹香 .....          | 6  |
| 4、小皮球歇歇来 .....       | 8  |
| 5、搔痒痒 .....          | 10 |
| 6、臭牌老勇 .....         | 14 |
| 7、戒尺打在我脸上麻辣辣 .....   | 17 |
| 8、需要更多的想象力 .....     | 20 |
| 9、牛鼻子要来了 .....       | 25 |
| 10、抹去吧,记忆 .....      | 28 |
| 11、小肚皮挺得高些再高些 .....  | 32 |
| 12、小锡兵们 .....        | 36 |
| 13、混沌 .....          | 43 |
| 14、赖学精 .....         | 46 |
| 15、圈外的羔羊 .....       | 51 |
| 16、搞文化 .....         | 56 |
| 17、甲鱼汤 .....         | 64 |
| 18、爆炒米花儿 .....       | 69 |
| 19、图像(气死安东尼奥尼) ..... | 74 |
| 20、大白天路灯仍亮着 .....    | 8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1、夜幕下的书亭 .....         | 91  |
| 22、电视来了 .....           | 98  |
| 23、1976 年的哀歌 .....      | 105 |
| 24、诚然 .....             | 110 |
| 25、数字理性(那年我们三十五岁) ..... | 116 |
| 26、阳光下卖竹凳的孩子睡着了 .....   | 122 |

## 1、阿赖耶识发芽了<sup>①</sup>

圈圈蚊香燃起蓬蓬的烟雾，笔直地罩在三平方米的小阁楼天花板；三面通气半米高的窗户内外（脚板面对的那两扇气窗朝向里间的房间），混混的，浊浊的。

头发耸出朝北的气窗，底下是短小狭窄的弄堂；身体斜卧于临街东面的窗洞，袒露的皮肤任是没有一点活气凉气，背脊粘贴的汗水浸透着草席。

弄堂内居民们大开房门窗子，热死了热死了的呻吟，伴随着夜间新闻，扇叶突突，婴儿的沙哑，代替风毫无遮拦地在可能的空间内交换各类频率：刺耳、郁闷、燥热和无奈，在半梦半醒的头脑穿插换位。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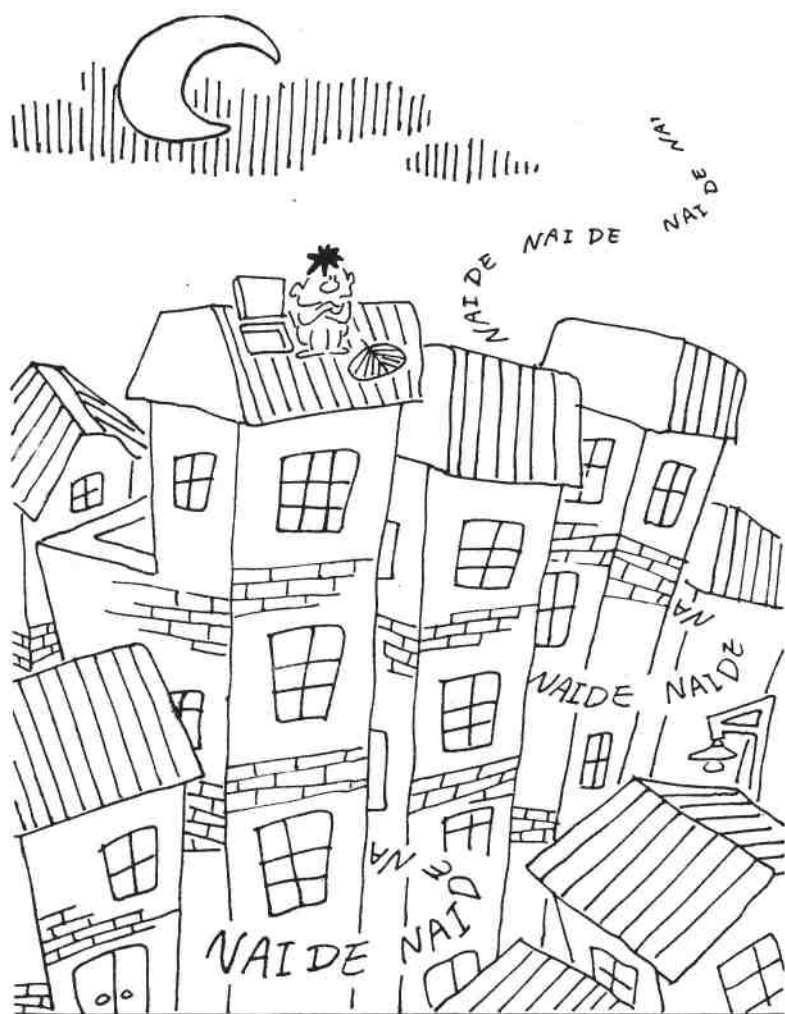
奈德，奈德——奈德；奈德，奈德——奈德。由远及近，从近至远。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，什么呼唤这般熟悉而又遥远？声音复响，沙哑携带回忆的甜美。

奈德——奈德，继续穿过嘈杂穿过混沌，终于格外的清醒。它绝不是现时现刻的发声。烟雾中的映象头发蓬松，上海老婆婆少有的粗壮，脸面黑黄，站在11号门前，一遍一遍地喊。

十多年前儿时的弄堂老外婆叫唤小孙女的声音；奈德——奈德，奈德——奈德。阿赖耶识在发芽，借着我的思绪生长。



<sup>①</sup> [注]阿赖耶识系佛学术语，此处隐喻为无意识层面。



## 2、奈德的爸爸和妈妈



奈(奶)德是个六七岁的小女孩,细脸,牙齿稀疏;那幅娇小瘦弱的相貌定格在我的童年时代,不再变化。

她的爸爸欧阳却生得健壮。我之所以能记住(也就是当时我能叫出)他的姓,是因为课本上有拦马救人的英雄欧阳海的故事。弄堂其他人的称呼不是绰号就是孩子他爸:大争啦,老勇啦,金巴辣子啦,阿兵爸、亮亮爸啦。

每次欧阳从插队的安徽农场探亲回家,夜里总立在他家的斜对面10号(那是我家的门牌号)吹牛,周围围了不少同伴,皆流露唯唯诺诺的欣慕神情。这不仅出自对异地神奇事物的向往,而且因为欧阳曾是本地的流氓头儿。——我每次瞧见他那绘声绘色的脸,很难把生动的现在式与凶蛮的过去式联系一道。于是,我又把观察对象转到阿兵爸身上,据说他过去也挺出名,高鼻梁,板刷头,男子气,比欧阳沉稳,我也喜欢啊。

两位人物的妻也生得漂亮,尤其奈德妈,亮丽的资质,白嫩的皮肤,长睫毛的大眼睛,不像其他孩子的妈,早没了生气。不幸的是,她们曾与最卑劣的符号——“垃三”——有染。垃三垃三比垃圾瘪三还差劲。首先是奇装异服:披散的头,高跟鞋,显眼的花俏衣衫,喇叭裤。







单提喇叭裤,就了不得。在电影院门口在街上有人专门手拿大剪子,逢裤脚放大者就剪(听说的。因为这事发生在七八年前,我才刚出生哩)。有时我愣愣地盯住低垂开放的“喇叭花”和当时最最流行的军服警裤(似从腰部到脚踝用一块肥大均匀的粗布包裹),实在分不清孰丑孰美。及至上初中时,见对面班级的黑板报上登着一篇替喇叭裤辩护的文章(看来仍有同龄人对此耿耿于怀),我才觉得有些释然。

“垃三”与良家妇女概念上的界定:如是否光天化日之下与男人勾肩搭背,招摇过市,夜间晚归,不安分不守己,这对当代女孩而言,恐怕谁都难免。但当时的先锋派实属罕见,每条弄堂顶多出两三个垃三(不包括退役的),自然为流行规范所不齿。至少我,一个八九岁的孩子,判断青年女子的好坏,就是以是否“垃三”为原则为基础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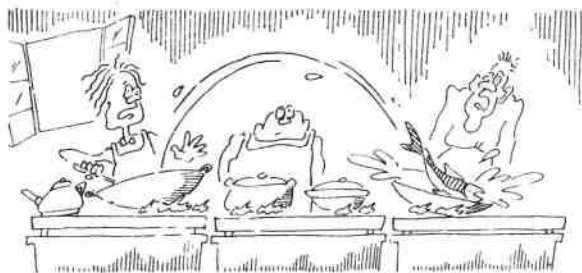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,即使奈德妈已变得稳重成熟,弄堂妇女与她来往的仍不多,人们似乎还记着她当年与欧阳在大马路口的粮店附近晃荡的情景。欧阳做了爸爸,毕竟浪子回头金不换,而奈德妈虽已从良,可终究已“烂”。垃三的绰号前一般都有一境界全出的“烂”字:烂生梨、烂苹果,烂桔子。

每次欧阳见我畏畏缩缩地躲在大人身后,听他讲乡下打野猪偷家狗的故事时,总出其不意地抱住我,举过头顶,大喊:“啊哈,我们的拉飞克·勃撒纳沙纳!”一股酒气扑面而来。“拉飞克”是当时

“朋友”的流行语意,至于为什么给我按上“勃撒纳沙纳”这样的称呼,就不得而知了。



### 3、翠竹香



我家住的弄堂名字比“勃撒纳沙纳”更为新鲜别致：翠竹香。翠竹香由两条呈L型的支弄组成。进口JS路171弄，东西向，仅有靠南的一面是三层楼，10个门牌号码紧紧相挨；另一面原是围墙，后为方便拆迁户，盖了几座平房。里面的169弄南北向，与JS路平行，16个门号，东面为单，西面为双，长度比171弄多出一半，缘由是每幢楼皆由类似小庭院的“天井”隔开。

一幢楼住着六七户人家，底楼一般有两户，共用一个眯眯小的抽水马桶间，其中的一家独占天井。二楼三家，有一间带有浴缸的厕所，楼梯转角处照例是黑洞洞的亭子间；烧饭在底楼公用的大厨房，四五只煤气灶并不鲜见，三层楼人家则相对独立，与二楼有联系的是公用大晒台。



不似我八岁前住的永嘉新村的花园里弄住宅，翠竹香显得朴实简单。它的设备、开间、进深甚至比不上JS路最北端的其余三条弄堂（住户不太拥挤，弄堂长度短且幽静，立面精致考究，房间宽敞，采光效果好）。可翠竹香却有一股弄堂难得的佳处：绿化面积富裕。



## 4、小皮球歇歇来



小皮球，歇歇来，落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；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三九四十一，四五六，四五七，四八四九五十一；五五六，五五七，五八五九六十一；六五六，六五七，六八六九七十一……

两根蹦蹦跳跳的橡皮筋，一头环绕一站立小姑娘的脚踝，另一头在天井铁丝网上，其他小姑娘或轮流或一起，活动双脚，边灵活地踢踢挼挼，边齐齐哼唱儿歌。

我和许多小伙伴真羡慕煞天井内的一切，与寸土不生的灰白水门汀街道相比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天井，真算是沙漠中的绿洲。花圃内培植菊花、兰花、月季、仙人掌等花花草草；大金鱼缸里摇头摆尾的乌龙、狮子头、珍珠黑，黑黑红红黄黄地映衬在繁富茂盛的绿荫下。差点儿的天井也用一溜花盆几株喇叭花藤点缀一番。更何况有些院子内还有壮实的大树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棵白玉兰，真大真高，有些花儿连挨邻的三层楼晒台也采摘不着（我们得用根头上捆扎铁丝钩儿的长杆才行）。叶子密密麻麻的，秋天到了，一院子搁浅翻转的小船似的枯叶，外面街道也溢得满处皆是，我用脚板痒痒地踢着。



每逢夏天,天井愈加优越。院主浇湿空地,一家人隔着铁丝网欣赏弄堂内吵吵嚷嚷的纳凉人堆,清静惬意。幸好,对门9号的老许与我家关系不错,愿意接纳我这个毛孩子。他四十多岁,在机械厂工作,特别喜欢世界大事,是个《参考消息》迷。他觉得能占有《参考消息》的人,当然上档次有级别,偷偷地把它们藏在大橱顶上,免得泄露机密。但他还是愿意对好奇心强的勃沙纳撒纳吹吹,以减寂寞。

在橱顶  
“参考”的  
老许



因为不论成人还是大孩子都觉察出他信口开河,眼光不行,于是碰不碰就和他瞎绕找碴子。相形之下,我倒是个忠实的听众,第二天课间休息时,还如实传达,同学们面对渊博宏富的信息,目瞪口呆。

尽管这样,天井的铁丝网拘不住花花草草飘出的带有露珠的清香,拘不住“的铃的铃铃”、“睢睢睢”从土壤草丛砖块间传出的悦耳的金铃子声与蟋蟀声;更拘不住藤类植物攀爬蔓生的本性——丝瓜的小黄花和蓝、紫、玫瑰色的喇叭花伸展着越出菱形的铁丝格子,灼灼开放。

## 5、搔痒痒

天井的栅栏并不完全封闭，正中有一道宽大的铁丝门；两旁的菱形栅格仅是它的三分之二高，下面由水泥沙石砌成的石墩托住。

由于栅栏凹进弄堂一段，不受行人车辆的搅扰，留出的空档自然成为孩子们嬉戏的天堂。笃、笃、笃，啪，啪；镶嵌五彩西瓜瓣的





花花弹子(水晶弹、磨砂弹)、象棋、反弹石墩,各就各位。嗣后,相互射击。最精彩的不是趴在地板上的平射,而是身子半躬,微微前顷;弹子随大拇指的弯曲蓄势变前翘能动,在空中划出畅达优美的弧形,倏地命中目标。劈啪,松脆的一响,西瓜瓣火似地旋转飞舞,另一颗弹子闪电般飞去。“定心瓜弹!定心瓜弹!”喝彩声中又带些惋惜——被击中的弹子往往剃去一块肉,不复滑溜晶莹,所以也叫做“落地开花”弹。与此劲弹相反,有的孩子手指乏力,射出的弹子软绵绵,带点娘娘腔,被称做“老太婆弹”,为人不齿。

与打弹子、象棋规则相似,在水门汀上玩的还有“刮片”。它的



游戏步骤虽简单,却要有相当的技术。先是“抛”,既不能出线,又要比对手抛得远。其次“弹”,你将自家的“豆腐干”——用废纸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块状物,弹力与纸质好坏成正比——压在邻家的豆腐干上(底下可以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);然后向规定的方框抛掷。利用弹性将别家的留内你的在外。最后,依次将它们刮出方块地带,既可滑地平搓,也能由斜上方顺势削刮。弹和刮的最大障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,自己的豆腐干留在方框内了,那就轮到对手弹刮你了。

禁欲的时代导致游戏器具的匮乏,牌、棋、弹子都极难搞到,和烟火一样,需从外地或厂家内部才能弄点儿。孩子手中挺方便的资源便是纸(报纸、练习簿、教科书、包装纸、批判材料等等),故许多游戏皆以纸为媒。如“斗纸鸡”,用纸折出鸟头平底的玩意儿,放在桌面,两孩儿面对面用嘴贴进“田鸡”的尾部往前吹气,啪啪啪,突突突,坦克般地相撞,翻身为输家。一场比赛后,每个伙伴的腮帮子都涨得紫红紫红。斗纸鸡只是斗“气”,另外一种小男子汉玩的“斗鸡”却是斗“力”。两人成两军相对,斗士们用一条腿跳跃,

